

丹溪传奇

傳奇

与史实医理

冯永潮 胡建伟
杨子平 冯拾松
◎ 著

传说与史实兼备
生动再现朱丹溪的传奇一生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丹溪传奇与史实医理

冯永潮
胡子平
胡建伟
冯拾松
著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以章回体形式介绍了朱丹溪的传奇故事；下编对朱丹溪的生平及学术思想、医案、学术传承等进行考证，力图还原史实。全书内容丰富，传说与史实兼备，适合各级中医院校师生、中医爱好者阅读参考；适合丹溪故里的父老乡亲们一睹先贤风采；适合神州内外的民俗爱好者品味八婺风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丹溪传奇与史实医理/冯永潮等著.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 6
ISBN 978 - 7 - 5067 - 6116 - 1

I. ①丹… II. ①冯… III. ①朱震亨（1281 ~ 1358） - 生平事迹 ②中国医药学 - 研究 - 中国 - 元代 IV. ①K826. 2 ②R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9204 号

美术编辑 陈君杞

版式设计 郭小平

出版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甲 22 号

邮编 100082

电话 发行：010 - 62227427 邮购：010 - 62236938

网址 [www. cmstp. com](http://www.cmstp.com)

规格 710 × 1020mm $\frac{1}{16}$

印张 16

字数 249 千字

版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德诚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书号 ISBN 978 - 7 - 5067 - 6116 - 1

定价 35.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别具一格的“丹溪学”（代序）

朱丹溪（1281～1358），字彦修，名震亨，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市）人，元代著名医学家，因家乡有条美丽的小溪叫丹溪，人们尊称他为丹溪翁。朱丹溪倡导滋阴学说，自成丹溪学派，对中医学贡献卓著，后人将他和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一起，誉为“金元四大医家”。

我的老家在金华，与朱丹溪算是同乡，正因为这样，我对朱丹溪的学术思想更为关注，在我所著的《浙江中医学术流派》中，我用一章的篇幅专门研究了丹溪学派。除阳有余阴不足论、相火论外，他的气血、痰证郁证、内生火热辨治心法以及药性理论、食疗经验，都别具特色。

朱丹溪学术造诣深厚，善于创新；另一方面，他在民间行医又留下了一个个生动活泼的传奇故事。冯永潮、杨子平、冯拾松3人的家乡都是金华义乌市赤岸镇，与朱丹溪的出生地赤岸村近的只有几步之遥，远的也不过数箭之地。他们3位，冯永潮是浙江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的研究员，杨子平是金华日报报业传媒集团的主任编辑，冯拾松是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的教授。尽管他们职业不一，但却有一个共同点——乐于、勤于学术研究。也正因如此，他们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着力收集义乌及周边县市有关朱丹溪的民间传说，并将民间传说串连成朱丹溪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使所有的民间传说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了章回式传奇小说《丹溪传奇》。近年来，他们又会同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的副主任医师胡建伟对传说进行考证，并增加了相关的学术内容，于是有了放在我案头的20多万字的《丹溪传奇与史实医理》。

读着《丹溪传奇与史实医理》的书稿，几多惊讶，几多感慨：把朱丹溪的传说与史实医理考证揉合在一起，水乳交融。这真是一部别具一格的“丹溪学”。

《丹溪传奇与史实医理》的问世，无论是对加强地方民俗文化的研究，还是对优秀中华医学文化的传承，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是为序。

范永升

2013年春于杭州浙江中医药大学

目 录



上编 丹溪传奇

2	第一回	道古事 说今朝	十八进士出蒲墟 一代名医诞赤岸
7	第二回	还鸡蛋 抗赋税	严母爱子正品行 后生怜民斥县官
11	第三回	治母病 通医理	苦读素问攻中医 誓为娘亲治痼疾
15	第四回	读诗书 求功名	幸遇许谦独青睐 正逢乱世无人识
19	第五回	访贤人 拜名师	跑遍苏浙几多路 历尽夏秋千般苦
24	第六回	家人悲 众人奇	子未出世母入棺 母得复活子出世
28	第七回	治师疾 观斗牛	山穷水尽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32	第八回	真无赖 实神医	无病装病送性命 望疾知疾扬医名
37	第九回	叹家贫 庆寿喜	一朝借钱走浦江 二遭差轿接救星
41	第十回	试求医 假拜师	变试为求求丹溪 弄假成真真徒弟
45	第十一回	求诊治 未言医	漫不经心若无事 郑重其事如临敌



49	第十二回	疑名虚 惊技高	三天不曾开药方 一帖便得除病疾
53	第十三回	文宗毒 丹溪神	弑兄杀嫂生恶梦 巧诊妙治除病魔
57	第十四回	染怪疾 施妙法	腰背蜷曲似虾米 能伸能屈真丈夫
61	第十五回	疑命休 若无事	安排后事情凄凄 逛游名胜神悠悠
66	第十六回	抢民女 拣黄豆	民女虚惊恶病除 黄豆撒地胎位正
70	第十七回	点烟火 明真相	疑神疑鬼终成疾 又惊又喜始安然
74	第十八回	打耳光 饮奶汁	半真半假真良方 是药非药是妙药
79	第十九回	称知己 敬同行	朱葛各献己所长 冯朱同开一张方
84	第二十回	轻权贵 爱民众	拂手而出未开方 鞠躬尽瘁修水塘
88	第二十一回	带徒弟 著医书	倾传绝技救众生 精研岐黄传后世
93	第二十二回	硕星落 功德存	长河呜咽万民泣 丹溪永垂丰碑屹

下编 史实医理

98	第一章	朱丹溪之出生考证
107	第二章	朱丹溪之侠义心肠
114	第三章	朱丹溪之医治母疾
118	第四章	朱丹溪之苦读诗书



124	第五章 朱丹溪之拜师学医
131	第六章 朱丹溪之救治产妇
139	第七章 朱丹溪之医治师疾
147	第八章 朱丹溪之望而知之
153	第九章 朱丹溪之医治老者
160	第十章 朱丹溪之名扬乡里
165	第十一章 朱丹溪之医治疟疾
172	第十二章 朱丹溪之儿科发挥
181	第十三章 朱丹溪之行走江湖
188	第十四章 朱丹溪之物理疗法
192	第十五章 朱丹溪之痢疾治疗
196	第十六章 朱丹溪之心理疗法
204	第十七章 朱丹溪之捉鬼除魔
207	第十八章 朱丹溪之饮食疗法
213	第十九章 朱丹溪之职业道德
222	第二十章 朱丹溪之轻官爱民
228	第二十一章 朱丹溪之授徒著书
237	第二十二章 朱丹溪之功德圆满

上编



丹溪传奇

DAN XI CHUAN QI



第一回 道古事 说今朝 十八进士出蒲墟 一代名医诞赤岸

岁月悠悠！生命悠悠！

义乌县南四十五里乡为双林，里曰蜀山，其中村聚，有小溪绕村而过。这里地处浙赣交通要塞，北临浦阳，东靠东阳、磐安，南接永康、武义，西界婺州。此处山清水秀，集市繁荣，商贾往来频繁。此镇旧名清德里蒲墟，小溪无名。后称镇为赤岸，小溪名丹溪。说起改名，自有传说，看官若有兴致，且容小子慢慢道来。

话说大宋淳熙十四年，义乌靖安里龙陂之徐侨得中进士，授上饶主簿，后任绍兴、南康司法，皆以丁扰去职。嘉定七年后，历任刑工部架阁文字、秘书省正字，兼吴王、益王府教授，后因金兵入侵，徐侨主战，触怒奸相史弥远罢官归里。

且说徐侨有女徐爱玉，痛失夫君，入庵蒲墟东岩，法号空明。空明师姑来历不凡，曾随夫统率长江水师抗击金兵，且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众儒有意求教，徐侨和空明师姑便开设义乌首所学府，称“东岩书舍”。徐侨回乡，便和千金同舍执教，一时学生满堂，书声不断。

南宋理宗绍定六年，奸相史弥远恶贯满盈，阎王召拿。理宗皇帝召徐侨进京，官封侍讲、宝谟阁待制等职。徐侨再次得以重用，于是大量录用东岩书舍儒生，以至蒲墟朱、冯、杨三姓的十八进士同朝为官，一时朝廷主战派大有起色，积极准备挥师北伐，收复中原三京。但有史弥远余党不甘失败，一直虎视眈眈，总想伺机反扑，企图东山再起。

且说这日，理宗皇帝回后宫安歇，恍然又回金銮殿，入坐龙椅，忽然霹雳一声响，顿时乌天黑地，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只见一条大黑龙，张牙舞爪自天而降，闯进金銮殿，向龙椅猛扑而来，皇帝见恶龙凶狠，忙离座回避，恶龙便蟠踞龙椅。理宗胆战心惊，正欲唤令御林军保驾，又见劲风猛卷，从殿外冲进十八头金牛，把恶龙团团围住，这一场好斗。但见：

黑龙张牙舞爪，金牛瞪眼挺角。一条大黑龙，颗颗坚牙欲咬牛首，个个利爪要抓牛身。十八头金牛，双双圆目直瞪龙头，只只锐角横挑龙体。你凶残，我勇猛。你来我往，你拚我杀。虽说恶龙神



通广大、力大无穷，但有金牛一心救主、万分神勇。十八双圆目，犹如三十六盏神灯，但叫恶龙眼难睁；三十六只锐角，正似十八双利剑，直令恶龙鳞脱落。

恶龙自觉不敌，仓皇而逃。皇帝正为十八头金牛喝采，突然又闯进一妖魔鬼怪，向金牛乱砍乱杀，恶龙重扑而来，理宗大惊，急呼“救驾”，早有嫔妃进内安抚，理宗方知是南柯一梦。

理宗当即令人圆解，或说吉利，或道凶象，莫衷一是。有投降派早到皇太后跟前搬弄是非，言说十八金牛闹殿，隐含十八进士把持朝政，图谋造反。皇太后闻说，即下懿旨：“御林军速逮十八进士，打入天牢，俟刑部审理处决。”

且说徐侨闻讯大惊，忙入内奏明皇上：“陛下梦见黑龙，黑属水貌，水位在北，此是金国与皇上争位。十八金牛赶走黑龙，乃是十八进士保驾，望皇上明察。”理宗闻言，龙颜大悦：“朕也如此思虑，但心中并不踏实，爱卿这般解说，甚合朕意。”徐侨复奏：“皇太后偏听谗言，已将十八进士打入天牢，不日刑部提审处斩。”理宗大惊：“朕不知此事，速传旨释放，十八进士各升三级，以作压惊。”

徐侨领旨，即到刑部放人，但至天牢并未见到人犯，刑场也是空无一人，正在疑惑之际，迎头一骑飞至，来人翻身下马，单膝下跪道：“徐大人，奴才王忠，人称马脚千总，感激提拔之恩，特来拜见。”徐侨道：“千总有何贵干，直说无妨。”王忠报告：“皇太后唯恐皇上阻挡，便把十八进士解回原籍处斩，正由御林军押解上路，还望搭救为幸！”徐侨闻言大惊，不知所措，还是王忠机灵，道：“大人不可迟疑，快传卫队追赶！”徐侨一经提醒，忙道：“你速去侍讲官府，传我的话，叫侍卫官驱车前来。”

工夫不大，皇家马至，徐侨命王忠先行，自己乘车后赶。急匆匆，车轿速往义乌蒲墟而去。蒲墟将至，但见人头攒动，但闻哭声一片。徐侨情知不对，忙领着卫队拨开人群，早有王忠入内高喊：“刀下留人，行刑官接旨！”行刑官闻宣，急止刑刀。王忠宣旨：“圣旨下，十八进士护驾有功，各升三级！”行刑官一付苦脸：“徐大人来迟一步，十七进士已身首异处，仅留一个瘸脚进士，尚未动刑。”只见十七进士尸横黄土，溪岸染血，溪水变色。徐侨一见，心如刀割，肝肠寸断。他忍住悲痛，命随从把十七具尸首入殓，而后面对赤色溪岸隆重祭奠。自此便把清德里蒲墟改名赤岸，小溪称为丹溪。以志纪念。

不说往事辛酸，但说光阴似箭，早已改朝换代。忽必烈在至元八年定国号为元，并于至元十六年灭南宋，统一全国。且说至元十八年，赤岸有朱元，



年初娶妻戚氏。朱姓家族是赤岸的名门望族，祖上历代为官，先世曾有兄弟七人联登甲科，一时名闻海内。朱元之父名环，曾由乡贡而考取进士。戚氏也出身官宦人家，且貌美心灵，聪明贤慧，朱元自是欢喜，夫恩妻爱，不觉秋去冬来，戚氏已是身怀六甲，将要分娩。

时近隆冬，连日天色阴暗，这天是农历十一月廿八，竟是云开霞蔚，风和日丽，戚氏但觉一阵阵腹痛，早有家人唤来接生婆，入进卧房。男子不便入内，单留朱元候在门外，但见他：

急巴巴，足下胡绕如困兽；慌兮兮，心头乱跳似走兔。又忧又喜，忧的是爱妻腹痛受煎熬；喜的是自己将要为人父；且盼且思，盼的是不知道是男是女，思的是勿晓得可俊可秀。又闻呼声实抓心，六神无主；不见身影空对门，望眼欲穿。

朱元正心慌意乱，急切等待，只闻一声婴儿啼哭，早生下一个胖小子来。房门启处，接生婆手抱婴儿，口中道喜：“恭喜老爷，是个公子！”朱元一看婴儿脸红唇润，耳大鼻端，活脱脱一个小朱元，自然喜不自禁，高声叫道：“朱家有后了，我当爸爸了！”婴儿闻声手足舞动，咿呀啼哭，哭声洪亮。但闻戚氏道：“可别吓着了孩儿。”朱元忙把婴儿抱回房内，交与戚氏，戚氏道：“给孩儿取个名字吧。”朱元早有划算，道：“果如我所愿，闻我儿哭声震天，来日必可大成，或许如同祖父是个进士，便叫朱震亨吧，字彦修。”朱元怎知，其儿来日竟金榜无名，却成一代名医！

不说震亨降世，夫妻欢喜，举家庆贺，贺客如云。且说小震亨长到五岁，生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这天吃罢夜饭，戚氏在房中绣花，朱元在一旁呷茶闲坐，而小震亨竟捧着本厚厚的线装书如痴如醉。朱元笑对戚氏道：“看我儿模样，也许还真是个进士的料。”戚氏答道：“人家神童，七岁能吟诗了。”尚未等朱元答言，只见小震亨将书一合，抬头说道：“娘亲说的可是骆宾王？”朱元一惊，道：“你怎知骆宾王？”但听小震亨说道：“我不但知道骆宾王七岁吟诗，我还知道他吟的诗便是‘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朱元更是惊奇：“我儿何以得知此诗？”小震亨道：“这有什么稀奇，我还能背好多诗呢。”说着真的背起诗来，一口气背了七八首。朱元听罢，直高兴得把个小震亨搂抱高举。戚氏笑着道：“可别吓着了孩儿。”朱元把小震亨放下，小震亨自去读书，朱元对戚氏道：“我们的小震亨果然不俗，将来必成大器！”戚氏笑而不语，内心自是欢喜。

但说小震亨到了入学年龄，朱元把震亨送入私塾，开始学习《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小震亨天资聪慧，性格爽朗，好学不倦，深得先生偏爱。朱元好不欢喜，每日必和震亨同床而眠，抵足而谈，真如忘年之交。同族之



人得遇朱元，也总是连声称赞，朱元自是更加疼爱。

震亨之后又添两个弟弟，一名巽亨，一叫蒙正，一家欢欢喜喜，幸福美满。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震亨长到十五岁这年，朱元竟一病不起。戚氏好不着急，四处求医，八方问药，可朱元之疾总不见好，反是日见沉重，这天竟一日昏过去三次。朱元自知病已沉重，略待清醒，急唤戚氏，戚氏正在床边，闻唤即伏身床头：“夫君有何话说？”朱元缓缓而道：“我恐在日不多，你自到朱家，日夜操劳，未及享福，我已将去。”戚氏忙道：“夫君千万不要多思，有病者必有施治之人，我尽去寻医，使夫君早日康复。”朱元道：“我深知你爱我之心，也知病重已不可治，我去后，三子便劳你多多照料，特别是震亨，天资聪慧，多加指导，将来定有所成，其他两儿也聪敏可爱，可尚是年幼，须多管教。”戚氏早已泪流满面，正欲吐安慰之言，朱元阻止：“你不要多言，且唤震亨前来。”小震亨早候在榻侧，闻言即拜伏床边，只听朱元言道：“震亨我儿，你天资甚好，且好学勤奋，但要持之以恒，以求有所作为。父已难起，日后你要好好服侍母亲，带好弟弟。”震亨闻言，含泪而语：“父亲，你不要离开孩儿，我一定要寻最好医生，治好父亲的病。”朱元声音微弱，道：“我知儿孝心。”言讫，即气绝而亡。

众位一见，齐齐跪下，放声大哭，小震亨首伏父亲身上，大叫父亲，竟哭昏于地，家人急救，半晌方醒，恍惚中但见父亲立于身侧，百般安抚，双眼一睁，见父亲卧于床上，大叫一声，又哭绝于地。如此一日哭绝三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哭，泪湿衣襟，斑斑成血。戚氏自也悲痛，然毕竟是贤惠之妇，强忍悲痛，再三劝解：“你父自命不好，如今已去，孩子定要以身体为重，用功念书，将来有成，父在九泉之灵方得欣慰。”其他家人也一同劝解，震亨方才进食。到出殡之日，震亨披麻戴孝，送父入土，又哭倒几次。

不说震亨之父去世，震亨悲痛欲绝，举家悲哀。单表此时元世祖已驾崩，成宗继位，宫廷迷信益重，成宗母弘吉刺氏伤建五台山佛寺，役工死伤无数，花银甚多，民不聊生，政局动荡，朝廷征战不止，百姓苦不堪言，兼以元朝乃是蒙古族执政，大搞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更激起汉民义愤，纷纷起义，一些恶人乘机作乱。

且说这天，白日里已纷纷传说盗起永康，杀人放火，人心慌慌。戚氏闻之，甚是担忧。临睡前，她把金银首饰集在一道，放于隐密之处，忐忑不安上床，尚未入睡，便闻镇中犬吠声声，继而鸡叫猪嚎，人声嘈杂。正忧心时，门已砸开，猛然闯进几个牛高马大、满脸胡子之人，也不言说，动手见好东西便拿，戚氏上前阻挡，被一大个一把推开，可怜戚氏跌倒在地。震亨早已



起床，正欲拼命，两个弟弟闻声惊哭，震亨忙去护着两弟，待返身，强盗已扬长而去，震亨忙去扶起母亲。戚氏见家中一片狼藉，悲从中来。好在金银首饰早已收藏，未及抢去。震亨和母亲一同收拾罢房间，已是天明。

谁知祸不单行。半月后一日夜，群盗又至，把震亨家翻了个底朝天，金银首饰皆被抢去，面对已无一值钱之物的空房，戚氏抱着震亨放声大哭。这真是：

富有人家忧愁无，举家同乐好幸福。

一朝梁倒群盗起，家道衰落度日苦。

震亨家自此家道衰落，虽戚氏苦心操持，但寡妇幼子度日日见艰难。春去冬来，年关将近。富有人家早已杀鸡宰羊，准备过年。但戚氏却面对一贫如洗之家，愁眉紧结，情急中，从箱底翻出一对玉镯，这是戚氏和朱元的定情之物，睹物思情，戚氏不禁泪如雨下。她手握玉镯，贴于胸口，一会把玉镯放回箱中，一会又取出握于手中。家中值钱之物已无，唯此玉镯。可钱粮皆无，怎渡年关。戚氏一狠心，唤过震亨，震亨闻声而至：“娘亲唤儿，有何吩咐？”戚氏道：“你且把这对玉镯，送到当铺当点银子，也好买点米菜过年。”震亨甚是懂事，道：“妈，家中仅这一值钱之物，还是爸与妈的定情之物，且留下，待儿出去寻点活干，赚钱回来。”戚氏道：“难得孩子懂事，可如今年关已近，何处打工。听娘话，去吧。”震亨只得接过玉镯，往街上而去。

谁知震亨这一去，竟给人抢了玉镯，这一来，震亨一家如何渡过年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还鸡蛋 严母爱子正品行 抗赋税 后生怜民斥县官

书接前回，震亨遵母命，将玉镯揣于怀中，来到街上，前往当铺，但见：

寒风凛凛，白雪皑皑。街上人声稀，巷中身影无。穷人小孩着
衣单，孤苦伶仃；富家公子裹棉袄，兴高采烈。声声鞭炮报年到，
几家欢乐几家愁。

震亨迎风踏雪，来到当铺。老板身着长衣，嘴刁烟筒，正坐于柜台内呷茶。震亨掏出玉镯正欲往柜台上放，冷不防从小巷中冲出个蒙面大汉，震亨还未明白是何事体，玉镯早落入蒙面大汉手中，待震亨醒悟过来，忙急追而去，边追边喊道：“抓贼了！抓贼了！”喊声急促，喊声凄惨。街上并无人阻挡，几扇房门微启，探出半头，尔后重新关上。震亨急追一阵，真追得上气不接下气，额上冒汗，足下发软，可哪里还有强盗的身影。

震亨悻悻然回到家中，戚氏见之，急问：“怎么了？可当得银子？”震亨无言以对，唯有目中盈泪。戚氏得知玉镯当银始末，并未责怪震亨。可无银何以购粮买菜？最后只能在邻人的接济下，半米半糠，半饥半饱，渡过年关。年关一过，冬去春来，震亨读书之余打点工，戚氏也替人绣花赚点钱，如此一家惨淡经营，维持时日。戚氏一边操持着家中生计，一边对子女既疼又爱，但并非放任。

这天，震亨小弟蒙正与邻居几个儿童玩耍。有小福手举两只鸡蛋，对蒙正和另一个伙伴小禄道：“我们三人且来个漂水比赛，谁漂的次数多，谁得这两个鸡蛋。”

所谓漂水，即用瓦片或薄石片之类，用力横漂水面，所抛之物便在水面跳跃。跳跃多者为佳。

小福提议，蒙正和小禄自然喜欢这一游戏，应声说好。

三人各自挑选破瓦片。小福是老手，拣得瓦片，用石砸击修成圆形，小禄和蒙正也各自准备，三人收拾停当，小福面对清澈见底之塘水，一马当先，首先动手。他把两只鸡蛋，置于地上，拿起已修圆瓦片，弯腰甩手，瓦片早已飞出手去，贴水而跃，“一、二、三、四……”三人一同数道，瓦片跃了八下，沉入水中。小福洋洋得意，道：“看两位的了，若有超出小福之人，鸡蛋



归他。”正说处，小禄也已甩手准备，只见猛一用力，瓦片飞出，可惜角度不佳，只跃两下，瓦片便倏然下水。小福见之，更是趾高气昂，仰着头道：“小禄你可没福受用鸡蛋了。”正说处，蒙正也已摆好姿式，他先是猫着腰瞄瞄水位，尔后弯手直臂，奋力一抛，那瓦片如同顽童，在水面上欢快地跳跃，“一、二、三、四、五……”竟跳跃了十几下之多，瓦片才不情愿地沉入水中，塘水涟漪圈圈，甚是好看。小禄拍手叫好，小福顿时傻眼，蒙正早已拿了鸡蛋兴冲冲回家，告知母亲。

且说戚氏正在替人纺纱，一见蒙正手拿鸡蛋，满脸兴奋，便停罢活计，问道：“鸡蛋从何而来？”蒙正便如此这般与娘述说，本想母亲会为此高兴，不想母亲听罢，脸上顿时变色：“你如何能拿人鸡蛋？”蒙正辩解道：“是我打赌赢的，有何不可？”戚氏正色道：“他人之物，岂能自取，人穷当有志气，他人之物一律不取。你且给我把鸡蛋送还。”蒙正有所不愿，早在一旁之震亨，见娘言之有理，便对小弟道：“听娘教导，速把鸡蛋送还。”蒙正似也醒悟，快步而出，把鸡蛋送回。

戚氏爱子严教，震亨深受其益。

光阴似箭，眼看震亨已二十二岁。

这天，乃是元成宗大德六年八月间，震亨打工之余，手捧一本线装书，坐于丹溪岸边小树下看读，但见风和日丽，山清水秀，自是心情愉悦，不禁高声诵读。兴致正浓，但闻锣声响，举眼望去，只见：

锣声开道，衙役殿后，中间官轿一座，两侧随从数人。锣声阵

阵，百姓闻之心惊肉跳；官轿悠悠，乡民见之身寒腿颤。衙役威风，

目中无人。随从精神，趾高气扬。并非体察民情，实是搜刮民膏。

原来自宪宗乙卯年起，朝廷为自身享乐挥霍，对汉民设立名为“包银”赋税之法，向汉族之民征银。成宗大德六年，朝廷命下，包银每户科二钱五分，限九月交纳。州县之官闻之，喜不自禁，又可乘机中饱私囊，自然是雷厉风行，接令而行。

今日官轿飞至，便是县官亲自前来赤岸催交“包银”。震亨自是不知，出于好奇，便合书跟随观望。

但见官轿来到一家门前，并不见县官下轿，早有衙役上前打门：“快快开门，收银了！”门启处，一壮年双手作揖，道：“大人，小民如今无银交纳，且容收下庄稼再交上。”但见衙役手一挥：“不行。”壮年道：“我家中空空，何来银交，若是不信，劳驾查访。”衙役眼亮，早见房中歇着一担米，道：“嘿嘿，白米整担，还想装穷。”壮年忙道：“此米乃我今早从邻村借来，一家五口靠它糊口，小民并非有意不交，实是一时交纳不起。”衙役早已不耐烦：



“不要诈言，且先把米挑走。”早有人上前挑米，壮年欲阻挡，给衙役一把推开，衙役挑米而出。壮年随后而跟，哭叫道：“把米还我，家中仅借得这担米，无它我家五口可怎么活啊。”衙役见壮年跟行，早一棍打下，正中壮年小腿，壮年一个站立不住，倒地而泣，乡民见之，好不凄惨，却敢怒而不敢言。

官轿又至另一门道，还未打门，早有冯老太身着破衣，下跪于地，颤声而言：“大人且缓我一缓，我儿出门徭役半年未归，家中仅我一孤老太，无有收成，度日已难，实无银子交纳，且等我儿归来，设法交上。”衙役烦躁，气势汹汹道：“休要耍赖，快把银子交上。”冯老太伏地不起：“实是无力交纳，且缓几日。”却闻县官在轿中发话：“不要听她啰唆，且把房子封了。”衙役竟真的动手封房，冯老太一见，忙起身上前阻止：“大人，行行好，把我房子封了，我到何处安身呀？”边说边去拉衙役之手，可恨衙役一甩手，把个冯老太推倒在地，可怜一个古稀之人，怎经得跌倒？早已皮破骨碎，起身不得。剧痛难忍，高声叫痛。真个是惨不忍睹。震亨早已气愤不过，正欲上前评理，突见冯老太房中跑出一位清瘦中透着秀气的少女来。她一看冯老太跌倒在地，上前搀扶，哪里还扶得起来，只得放声痛哭。震亨见少女面生，并非赤岸之人。原来此女姓戚，人唤“戚姑”，是金华人氏，家中也正遇催交银子，父母不在无力交纳，只怕衙役见之起歹心，便来外婆家躲避。而今外婆被衙役甩倒在地，皮破骨裂，怎不叫她心中悲凄，苦不堪言？唯有痛哭。那县官见戚姑有几分姿色，顿起歹心，道：“老太婆抵赖，且把这个少女带回府里，待老太婆如数交上银子，再领回少女。”说罢，衙役数人，真的前来拖拉少女。冯老太动身不得，口尚能言：“大人，你们要抓人便抓我吧，不要为难我外孙女！”衙役冷冷一笑：“抓你何用？你外甥女倒还生得不错，自有用处。”说罢又是动手拖拉。众人见之，皆低头不语，心中甚怜，但怎敢跟县官作对。

正这时，早已按捺不住怒火的震亨大喊一声：“松手！”衙役闻说，也被惊得一愣，不自觉地松开了拖拉戚姑之手。衙役抬头看去，但见：

壮实实，是个青年，身着衣裳破；抖擞擞，似位侠士，眼透豪气爽。怒冲冲，双眼冒火；气昂昂，一头高仰。义乌素有行侠风，岂容县官欺弱女。若有衙役再动手，定激怒民与拼命。

衙役见是一个穷小子，气焰又升，喝道：“你是什么人？”震亨胸口一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本人姓朱，名震亨，字彦修。”衙役竟被震亨之凛然正气所慑，一时无言，好久方壮胆而道：“我等乃是奉朝廷之命，征收‘包银’，例行公事，你胆敢阻止？”震亨闻说，冷冷一笑，道：“朝廷当为民着想，像你等这般打人抢女，弄得百姓家破人亡，难道也是朝廷之命不成？”衙役闻说，哑口无言。正这时，轿帘起处，县官走下轿来，只见县官身着官服，



一脸横气，生就扫帚眉，长着三角眼，他一翘朝天鼻，恶狠狠道：“何人在此胡闹？”震亨早已接口：“并非胡闹。朝廷征收‘包银’，实不合宜，我赤岸交得起‘包银’之家，仅有两户富民。如何能将人逼上绝路？”县官一眯眼，道：“‘包银’是朝廷赋税，你胆敢反对，难道不怕脑袋落地？”震亨一听，坦然一笑，道：“大人是为官之人，当然怕脑袋落地，我乃一芥草民，掉个脑袋，何言可惜？但‘包银’之害，将毒及子孙，所以我不得不冒死陈言。”县官闻说，恼怒已极，正欲发作，但见乡民因有人出头，也顿时胆壮，人头攒动，群情激愤。县官见之，深知众怒难犯，顿时胆怯，便也不再催交“包银”，召了衙役，打道回府。

众人见县官自去，顿时欢呼雀跃。有人言说：“若非震亨，我等苦矣。”他人应声：“震亨之胆识，实令我辈佩服。”却说震亨，挺身救女，实是正常之举，无意受人称道，便欲走开，正这时，但听冯老太颤声而呼：“震亨慢行。”震亨闻声，快步来到冯老太身旁，下跪而道：“我几乎忘了您老受伤于地，请见谅。且让我背您到药铺医治。”冯老太已是声音微弱：“请勿挂念老身，我已是伤重难起，性命不久，但有一事相托。”震亨道：“请老人家直言。”冯老太道：“我这一去也无可遗憾，唯有我外孙女父母不在，有家难回，我去后，托你能照料她，若在天有灵，我日日保佑你平安，永记恩德。”言罢，大叫一声，再无声响，早已气绝。戚姑一见，扑到冯老太身上放声痛哭。其声凄凄，其情哀哀。震亨也心中难受。但最终还是百般劝说，劝开戚姑，将她送回家中，托请母亲照料，又借钱把冯老太安葬入土。

但说冯老太去世已有时日，戚姑在戚氏的精心照料、开导之下，也渐见笑容，见震亨家生活困苦，也自帮着干活，可喜其心灵手巧，淑贤聪敏，戚氏甚是喜欢，震亨也情有所动，戚姑也早对震亨佩服之极，顿生爱慕之心。戚氏自是也心中明了，从中说和，自然一说便成，戚姑便成了震亨之妻。

不说夫妻恩爱，单说越年，震亨喜得长子，取名嗣衍。随后又添次子玉汝和四个千金，这给震亨之家添了欢喜，虽说生活困苦，也家庭和睦。

冬去春来，小嗣衍已长到六岁，天真活泼，甚是可爱。可时逢天灾，江浙饥荒，疫情大作，死者相枕藉。震亨口中不言，心中发慌，瘟疫如此猖狂，这可如何是好？

不知震亨一家能否度过灾难？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